

## 站着的路遥

安 庆

几年前，去陕西采风，在陕西文学陈列室，蓦然看到了站着的路遥，我竟然在这里，和路遥、和我热爱的作家不期而遇。他是站着的：长长的头发，思考的头颅，温情又凌厉的目光，那种习惯的吸烟动作，手里的烟仿佛在冒着烟气。我一时愣住了，好像和活着的路遥在此邂逅。他依然在沉思，思考着关于农民、关于民族、关于陕西、关于国家、关于中国文学的话题。他说过：“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，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。”

他是可以站着的，是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作家！无论是他写出《人生》，写出《平凡世界》的年代，还是他离开世界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都可以说，他是一个能够站着的作家。文学是有标尺的，他是经得住衡量，有资格站立在中国文坛，站立于中国文学史的作家。

我久久地在他的面前站着，想象着他手里的一支烟已经燃尽，再续上另一支烟。想象着他在煤矿里写作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深夜，一个人跑到一棵孤独的树下，巨兽一样地吼叫，惊天动地，他在吼出心里的浊气，吼出接下来继续写作、继续战斗的士气。他说：“要对自己残酷一点，应该认识到，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，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，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将终结。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，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。”我想象着，他从窗口投掷出去的那支圆珠笔，那砰然的

落地声，划上书稿的最后一个句号，他在卫生间，泄洪般的大哭。我回想着，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发言：“对于作家来说，我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经受当代眼光的评论，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。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和少数人写作，而是尽心尽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。”

历史应该记住这些声音：他深夜的吼声，那支圆珠笔的落地声，他在卫生间的哭声，以及他最后在病床上不服地说：生活太残酷了，我要站起来……没有人干预我，文学馆的人、同行的人，他们允许我在路遥面前沉浸，允许我独自享受与路遥对视的空间。然后，我弯下腰，向路遥深鞠一躬。

采风回来，我们那个城市的书店举办一场读书活动，主办方安排我有一个发言，我讲的题目就是：“站着的路遥”。我是站着讲完的，讲站着的路遥，我应该站着，这样才能表达我的敬意。我讲着我了解、认知的路遥，从他的《人生》到《平凡的世界》，他那种把生命押进创作的投注，他苦行僧式的劳动，他在煤矿写作时啃着馒头，贡献的却是一部营养丰富的文学大书；他写作的年代，先锋文学正风起云涌，而他不为所动，因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。那天到场的人，都像我一样站着，深怀敬意，和我共同分享“站着的路遥”。

是的，我一直都是路遥的热爱者，记得最初读完《人生》的那个夜晚，我独自走到村外的河岸上，面对夜幕下的河水，无际的旷野，回想着书中的高加林、巧珍、黄亚萍……回想他们经历的甜酸苦辣，对生活的抗争；回想着德顺老汉在村口等待高加林，对高加林说出的那番话，高加林扑倒在德顺爷爷脚下，抓着黄土，那声沉痛地喊叫：我的亲人哪……我在夜幕下

的河滩上徘徊，夜鸟发出孤独的叫声，我在想着，我是不是另一片黄土地上的高加林，我将来要干什么，我的路在哪里？即使高加林回到了村庄，但他离开过、努力过。真实的高加林会罢休吗？不，生活中的高加林一定会不断抗争，浴火重生。

我骑自行车去县城，还沉浸在《人生》里，在路上不服气地发誓，我要写出像《人生》一样的作品，或者写出《人生》的续集。也许，我的写作之路、写作的志向，是从那时候真正开始的。我去县城的次数多起来，我去书店，去见县城的文友，和文友充满激情地聊着文学，并无数次地聊起路遥。无形中，路遥已成为无数文学青年的榜样。路遥，是安慰过我，激励过我，让我心灵有所归依，让我一直热爱的作家。

文学，对一个人的推动力量是巨大的，对文学的爱好，让一个人的生活不再空虚，有了一种无法说清的意义，潜移默化改变着一个人的生命走向、一个人的命运。我感谢文学，感谢我在彷徨迷茫时遇到了路遥这样的作家，影响我找到了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。文学给了我一条生路，因为写作和发表的作品，我进入当地的乡镇政府工作。后来，因为在省内外发表了更多作品，几次获得省内外的文学奖项，我又被按特殊人才，引进到现在落脚的城市。

我想起，我们那里的一个卖书人，她的书屋开在学院街的一个不大的房子里。我常到学院街散步，一个爱书人，自然会走进她的书屋。有一天，我们聊到了路遥，她露出非常感激的神情，告诉我，书屋里卖出最多的书，就是路遥的《人生》和《平凡的世界》。她带我走到几乎是路遥专柜的书

架旁，上边摆满了路遥各种版本的书：《人生》《平凡的世界》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《路遥传》……她非常认真的对我说，如果去陕西，我一定要为路遥扫墓。她的话让我动容，为她的真诚和良知感动。后来，她真的去了，那一年春天，我出去学习了三个月，回来后我又走到那家书屋。她一看到我，就激动地告诉我，她出去了一趟，去了陕西，在延安大学找到了路遥的墓地，她在墓前为路遥献上了一束花，深深鞠躬，她为路遥扫墓的愿望实现了。

这个给路遥扫墓的卖书人打动了，我离开书屋，脑子里还在萦绕着她的话，她认真的神态，一个卖书的女人，风尘仆仆，跑到陕西，就是为了去给她喜欢的作家、她卖书最多的作家扫墓。我回到家，还在冲动，打开电脑，很快写了一篇《给路遥扫墓的卖书人》，后来这篇小文，被全国很多网站收藏和转载。

前几年，由于学院街附近的两所大学迁移到了新校址，学院街没有了过往的热闹，她书屋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，她在夜间有时候骑一辆三轮车，在几个街口经营她的流动书摊。我们还会偶尔谈起路遥，她告诉我，她永远都是路遥的读者，他的书摊永远都会有路遥的书。